

## 一、历史上的萧太后

一只雏燕在辽上京降生，  
十几年后，一只羽翼丰满的  
燕子腾空而起飞进契丹帝王  
的宫帐……

萧太后，名萧绰，乳名燕燕。她于辽穆宗应历三年（后周广顺元年，953年）生于辽上京临蒲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南），于辽统和二十七年（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十二月死于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享年57岁。在辽景宗耶律贤即位后，17岁的萧绰被立为贵妃，旋即被立为皇后，开始了她同景宗共同执政的生涯。在她29岁时，35岁的辽景宗去世，萧绰便成为年轻的太后。她同景宗所生的长子12岁的耶律隆绪即位枢前，此即辽圣宗，按照契丹的惯例由太后摄政。萧太后摄政长达27年，直到辽圣宗39岁，才归政给儿子，加上她在当皇后时同辽景宗联合统治的12年，萧太后作为一位政治家叱咤风云39年，其实际统治时间仅次于她的曾孙辽道宗耶律洪基。

## (一) 少女时代

萧太后的母亲耶律吕不古是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孙女、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长女、辽穆宗耶律璟的胞姐，被封为沂国长公主。

父亲萧思温出自契丹后族萧姓。其实契丹境内的萧姓只是外戚家族的一个标志，早在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前，就把一直同耶律家族通婚的乙室、拔里封为萧姓。据说，耶律阿保机非常崇拜从平民崛起的汉高祖刘邦，他自称姓刘，并把有姻亲关系的乙室、拔里比作辅佐刘邦的萧何，尽管其本人并未最终改姓刘，但他还是赐乙室、拔里以萧为姓，且追封母亲、祖母、曾祖母、高祖母家族为萧姓。在耶律德米即位以后，又赐其母亲家族述律氏姓萧。虽然后族萧氏并非同宗，但却反映了后族在契丹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族的全力支持，对于同部落贵族较量的契丹皇帝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萧思温就是出自拔里氏。尽管他并无显赫的地位，但还是凭着后族的门第得以尚主，娶辽太祖的孙女耶律吕不古为妻。萧思温膝下无儿，只有三个女儿。这无论是从契丹族的尚武的传统，还是从汉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来看，绝嗣乏后都是难以接受的现实。虽然萧思温内心深处极为不快，但在妻子面前还要表现出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谁让他是个高攀上金枝的驸马！难怪那句“娶妻得公主，平地起官府”的口头语，竟能不脛而走。大辽国的驸马，都要靠忍让来维系家庭，并无煊赫家世的萧思温自然难得例外。

萧思温虽然生在契丹世家，但汉化程度颇深，性喜读

书，文质彬彬。如此缺乏尚武精神，自然令娴熟弓马的公主大失所望。身为帝女的吕不古，与丈夫的书卷气格格不入，更对他未能立功沙场的现状无法容忍。常言道夫荣妻贵，夫不荣妻受罪，想不到帝王之女也会如此命薄。虽说契丹女子同男子一样享有离婚的权力（丈夫可休妻，妻子也可休夫），但公主休夫尚无先例，更何况她的婚事是由祖母应天太后作主的。当祖母大权在握时，她又怎敢休夫。而当她老人家失去权柄后，她青春已逝，更何况还有两个牵肠挂肚的女儿！她只能断了离婚之念。

萧绰排行第三，在她出生之前，两个姐姐就已经出嫁，因而三小姐不仅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还从父亲那里受到儒学的熏陶。萧思温向燕燕灌输“以民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以及以夏变夷等思想，以及诸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儒学真谛。对于游牧部族入主中原的成功经验，萧思温尤为关注，不止一次向女儿宣讲《魏书》、北魏的“均田”、“汉化”以及冯太后与北魏孝文帝治理中原的成功之道。一言以蔽之：“马上”得到的中原，绝不能在“马上”治之！

一幅幅历史兴衰的画卷——成功与失败、融合与仇杀、统一与分裂，展现在平静的书斋，千古兴亡俱在胸臆间！

长公主把一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幼女燕燕身上，幼女就是她心里的凤凰，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这只凤凰从她的心中飞进皇家的宫帐。吕不古不禁想到那位曾煊赫一时的祖母述律平。在所有契丹女子中，只有祖母有正式的名字，因而也

只有她老人家成为开国皇后，是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

给燕燕命名，自然要落到父亲萧思温的身上。其实，命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萧思温早就觉察到妻子的良苦用心。所有萧姓人家的女儿，哪一个不盼望能入主辽宫，母仪天下，但要把愿望变成现实又谈何容易！契丹至今尚未形成一套有约束力的皇位继承制，每当老皇帝驾崩皇位出现更迭时，南北两院的大王、宗室权贵，都要插手其间，帝系的转移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绝非始料能及。面对难以捕捉的机遇，萧思温不禁内心一颤，他真怕会误了小女儿的终身。尽管他深知妻子的期冀是那样的渺茫，但还是要挖空心思去找一个既不俗又能与妻子心愿相符合的字来给燕燕命名。突然他想到元稹的两句诗——“曾经绰立侍丹墀，绽药宫花拂面枝”。“绰立侍丹墀”，这正是长公主吕不古梦寐以求的，萧思温决定以“绰”字作为燕燕的名字。

按照契丹早婚的习俗，13岁的燕燕已经到了该考虑婚嫁的年龄了，然而吕不古却把所有来提亲的人拒之门外。在辽穆宗确立继承人前，长公主不会匆忙把女儿嫁出去的，惟恐失去攀龙的机会，而穆宗迟迟不立继承人，使得吕不古更加忐忑不安。也许长公主的一切努力都是竹篮打水，但她绝不肯轻易放弃。

岁月如梭，萧绰已经17岁，成为一个大姑娘。在不知不觉中，一个人竟闯进她那一向紧紧关闭着的心扉，此人就是御医韩匡嗣之子韩德让。

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家是幽燕一带的望族，但他个人经历却极为坎坷。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7年），契丹钦德

可汗南下幽蓟，饱掠而归，时年 6 岁的韩知古就是千千万万被掠汉人中的一个。韩知古作为战利品赏给述律平之兄述律欲稳；当述律平出嫁时，又作为陪嫁的奴仆而被带至耶律阿保机家。尽管韩知古在契丹为奴，他却凭着机敏、干练而赢得新主人阿保机的器重。因而在阿保机称帝之后，特擢韩知古为彰武军节度使，未几，又令其总管汉人事务。韩知古参照中原礼仪及契丹固有习俗，为新建立的契丹国制定出一套既简便易行又能体现尊卑差别的礼制。韩知古以自身的文化积淀和过人的天赋，不仅从家奴一跃而成为辽初佐命功臣，而且同皇帝阿保机及皇后述律平都有着超越君臣的密切关系。

韩知古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韩匡嗣，次子叫韩匡美。韩匡嗣自幼博览群书，精通医术，是契丹境内颇有名气的一代儒医，太后述律平因其医道精湛，令其在宫帐当差，并收韩匡嗣为义子。而韩匡美却因受契丹尚武习俗的熏陶，长于骑射，历经战阵，屡建功业，先后担任辽南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使等职，并被封为邺王。

韩德让是韩匡嗣第二子。韩匡嗣共有五子三女，在五个儿子中，只有第四子韩德崇承继医道，其余四子或崇文或尚武；三个女儿有两个嫁给后族萧氏。

从家奴崛起的蓟州韩氏，既同阿保机、述律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凭借医术成为契丹贵族的座上客。不管是耶律氏还是后族萧氏，谁家有人生病，都免不了请韩匡嗣给病人诊脉开方。在吕不古下嫁之前，同韩匡嗣就已相识，从辈份上她还称这位应天太后的义子为叔叔。长公主婚后，诸事不顺，以至肝气郁结，心肾不交，免不了请韩匡嗣到驸马

府看病，萧韩两家走动相当频繁。韩匡嗣的几个儿郎，也给人丁不旺的驸马府带来几分生机。

韩德让自幼博览群书，颇有治国平天下之志。于是，满腹经纶的韩德让就成了驸马爷萧思温的忘年之交，时时过府同萧思温谈论经天纬地之道。韩德让的学识不仅得到萧思温的赞赏，也引起三小姐萧绰的瞩目。

由于儒学的熏陶，萧绰已然同契丹的尚武习俗产生愈来愈大的差异。在她的周围，除了父亲，只有同这个比自己大12岁的韩德让才称得上志趣相投。韩德让志在经世方面的见地，令萧绰大开眼界。在萧家三小姐的心目中，韩德让就像一位可信赖的师长与兄长。

随着时间的逝去，萧绰同韩德让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早已过了娶妻年龄的韩德让却执意不肯订婚，他好像在以无限期的等待去打动命运之神。当萧绰意识到韩德让的心事后，那被禁锢着的芳心顿时被搅得天翻地覆。然而她毕竟是一个极具理智的少女，深知自己的婚姻大事掌握在母亲的手中，更知道母亲择婿的标准，她只能快刀斩乱麻，把母亲酿成的苦酒强迫自己咽下，让胸中的一腔热血冷却，把闯入心田的意中人拒之千里之外，尽管她和他的心都在淌血

冬去春来，在进入应历十九年（969年），萧绰的婚事依旧是那样渺茫。身为母亲的长公主已经心如麻。由于母视吕不古执意攀龙，已经使燕燕失去与皇室联姻的机会。事到如今，她必须面对女儿萧绰已经不那么年轻的严峻现实。所幸对女儿痴情不改的韩德让，还是孑然一身。看来她得向韩家的人透个口信，让他们也好有所准备。等到侍从穆宗去

怀陵祭扫的萧思温、韩匡嗣一回到上京，就着手办这件拖了多年的婚事。同心上人完婚，这对萧绰来说，的确是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喜讯。然而正当她陷入对未来的遐想与憧憬之时，一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事变已经在千里之外的怀陵行宫发生。一切都是那样突然、那样猝不及防，想不到命运之神竟然同燕燕开了一个如此残酷的玩笑！穆宗在怀州行猎遇弑身亡，这犹如一声闷雷，震得萧思温与其他从猎大臣目瞪口呆。国不可一日无君，迫在眉睫的大事就是尽快拥立一位新君。

在从猎的三位大臣中，同皇室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穆宗的姐夫萧思温。拥立新君的重任，理所当然就落到了驸马萧思温的肩上。

穆宗无后。从血缘上看，同穆宗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其二弟太平王俺撒哥、四弟冀王敌烈、五弟越王必摄及其侄冀王之子耶律哇哥。但太平王、冀王均远在流放地，有可能考虑的人选只有越王必摄及冀王之子哇哥。作为穆宗的弟弟与侄子，无论哪一个继立，都不会对拥立者有更多的感激，在他们看来，皇位本来就应该由太宗的子孙承袭。而且他们中无论哪一位即位，都可能要对穆宗遇弑兴师问罪，萧思温等从猎大臣很可能要受到株连。萧思温等人的得宠，是以穆宗对兄弟、侄子的防范为前提的，谁敢担保彼等不会心怀妒忌，趁机报复？辽帝国朝野上下在经历穆宗 19 年的暴政之后“翕然望治”，希望藉此出现一个大的转机。如能撇开太宗一系，也许于国家于自身更为有益。从振兴政局的角度，最可行的办法是把帝系再移回到世宗一系。看来世宗之子耶律贤是最佳的人选。察割之乱使耶律贤失去了继承权，在经历了

19年的磨难后，身为贵胄的耶律贤，骄奢之气早已荡涤殆尽，他对国势日衰的忧虑往往难以掩饰。眼前发生的事变对世宗的子嗣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一个原本希望不大的人推上皇帝的宝座，极有可能得到重赏。退一步说，即使难膺厚赏，也不会成为穆宗遇弑的替罪羊。

拥立耶律贤，事不宜迟！为防万一，萧思温一方面封锁穆宗遇弑身亡的消息，另一方面派高勋连夜赶往耶律贤的寝帐，请其火速到怀州行宫奔丧，以便捷足先登，即位枢前。在藩邸旧臣女里的协助下，耶律贤很快就从宫卫中拉起一支500人的队伍，连夜奔向怀州。黎明时分，耶律贤带来的500铁骑已经把怀州行宫围得水泄不通。对穆宗的哭祭就此开始：一身缟素的耶律贤呼天抢地，揽尸痛哭，几乎不能自持。耶律贤即位枢前，改应历十九年为保宁元年（969年）。

辽保宁元年（969年）三月，辽景宗耶律贤在回到上京后，对拥立有功的诸臣加官晋爵、大肆封赏，真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连御医韩匡嗣，也被任命为上京留守，并封其为燕王；授以南枢密使高勋大丞相之职，且改封其为秦王；擢女里为政事令、行宫都部署。

对于在拥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驸马萧思温，究竟该如何酬谢其功呢？景宗深知仅仅任命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是远远不够的，世宗一系能重新掌权，全靠驸马的运筹帷幄、当机立断，只有让萧氏的骨肉同坐江山才足以酬其功。

虽然景宗在藩邸已经娶妻，但他还是决定把皇后的桂冠赐予萧思温之女——尚未出阁的萧绰，并于该年四月封她为贵妃。不管萧绰心里怎样想，她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只有服

从，永远把意中人韩德让禁锢在内心深处。

长公主吕不古婚后的种种不满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她万万没料到驸马萧思温竟能抓住立拥新君的关键时刻，让心中的凤凰终于飞进皇家的宫帐。

萧绰与辽景宗耶律贤的婚姻纯粹是一种政治联姻。在辽景宗看来，这是对拥立者驸马萧思温的酬谢；而对萧绰来说，她实际是嫁给了辽帝国，如果耶律贤不是在一个偶然的会入承大统，她和他根本不可能结为夫妻。

辽保宁元年（969年）五月戊寅堪称是黄道吉日，册立皇后的盛典在上京端拱殿隆重地进行，经过这样一个仪式，萧绰就变成了主宰后宫、母仪天下的萧皇后。一只耀眼的金凤凰，从萧思温所在的拔里氏家族中飞出！

皇后的桂冠，的确令契丹境内所有萧姓人家羡慕不已，可是又有多少人能知道一位皇后所经受的辛酸苦辣！在龙凤姻缘中，居主导地位的永远是龙，一旦龙凤不协——不管是皇帝移情别恋，还是太后出于权力之争所进行的干预，都可能使凤失去昔日的光环，惨遭废黜，被打入冷宫。即使侥幸保住皇后的牌位，也只能在孤寂中了此残生，正像民间谚语所说的：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所谓龙凤呈祥，不过是要凤对后宫内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妃嫔、宫女的存在表现出宽容与大度；而当真龙天子另有新欢，凤也要从“广圣嗣”的角度予以容忍，以独处深宫、恪守妇道来母仪天下。一个女人一旦成为皇后，就必须把真挚之情埋于心底，所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要用“礼”来制约。

新皇后萧绰不禁想到穆宗的未亡人，如果这位皇后不是那样懦弱，能对穆宗的酗酒怠政、滥杀无辜有所匡正，焉能

酿成穆宗被弑的一幕！如果她的两位婆母——世宗的萧皇后与甄皇后对居心叵测的察割能有所觉察、有所防范，察割的阴谋又焉能轻易得逞！想当年那三位皇后也曾尽享皇后的殊荣，可转眼之间就都成为过眼烟云，或香消玉陨，或独守延昌宫……

皇后册文，竟是字字千钧！从此刻起，萧绰的生命就是景宗政权的组成部分，她要同新君联手共创一个辉煌。

## （二）丈夫耶律贤

### 1 不幸的身世

萧绰的丈夫耶律贤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曾孙，其祖父是辽太祖的长子——失去皇太子身份的耶律倍，其父耶律阮是在叔父——南伐中原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突然病故的情况下，被南征的将士所拥立，即位枢前，成为辽帝国的第三位皇帝——辽世宗。辽世宗的母亲是应天太后述律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妻）的内侄女，在辽世宗即位四年后才被立为皇后。辽世宗即位仅五年就被拥立他的皇族成员耶律察割所杀害，耶律贤的母亲萧皇后同时遇害。此次政变，史称“察割之乱”。

当“察割之乱”发生时，4岁的耶律贤是察割追杀的最主要的对象，多亏一名宫卫把惶恐万分的耶律贤藏到厨房附近的柴禾堆中，才幸免于难。平定“察割之乱”后，辽太宗的长子，时年20岁的耶律璟被讨逆大臣拥立为君，成为契丹史上的第四位国君辽穆宗。耶律贤被他的堂兄辽穆宗送到

永兴宫抚养。

永兴宫原系太宗的宫帐，宫帐亦称为斡鲁朵。按照契丹的惯例，每一位新君即位以后都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宫帐——划分一些土地及部族作为皇帝的私属。皇帝在世时，从宫帐部族中选拔丁壮作为扈从；皇帝去世后宫帐的属民则负责护皇陵。辽太祖的宫帐名弘义，辽太宗的宫帐名永兴，辽世宗的宫帐名积庆，穆宗的宫帐名延昌。应天太后也有自己的宫帐，其名长宁，那是太宗即位后破例为母后建立的。

“察割之乱”彻底改变了耶律贤的命运，本来他作为萧皇后所生的年长皇子，理所当然要被辽世宗耶律阮册立为皇太子，然而这一切却随着辽世宗的遇害、穆宗的继立成为泡影。本来他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如今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喜怒无常的堂叔身边，时刻都要小心翼翼。

“察割之乱”给他留下难以驱散的阴云，父母的突然遇害以及被仇人追杀时的极度恐惧，都使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多年来，他害怕孤独，畏惧黑夜，一到夜深人静就被恐惧所笼罩，总觉得一支支隐藏在黑暗中的利箭正对着自己的胸膛。为了摆脱恐惧，他只能弄枪舞剑，以至夜不能寐。而穆宗的残暴统治愈发加重他的心理压力，当他唯一的弟弟耶律没只在被穆宗刺伤一目并被施以宫刑后，耶律贤更加诚惶诚恐，惟恐一言不合、一行不慎而招来杀身之祸。景宗就是在这种不堪忍受的环境中度过童年，跨越少年，步入青年，熬过了穆宗在位的 19 年的。

## 2 辽景宗初政

平心而论，景宗耶律贤才具虽然平平，但他有自我约束

的能力，其个人素质的确远远优于穆宗。虽然景宗也喜欢射猎，但从不因此荒废政务；虽然他也善饮，但从不贪杯；虽然他也有情绪失控雷霆大发之时，但从不盛怒之下草菅人命。

景宗在即位之初，数召贤士，“问古今治乱之得失”，并破格提拔一些有能力的人，如耶律斜轸、耶律学古、耶律抹只、耶律海里、耶律题子、耶律合住等，政局为之一新。朝野上下、南北两院均视景宗为中兴之主。然而萧皇后却在这一片赞誉中感受到种种潜伏的危机。

在帝位的角逐中，捷足先登的耶律贤虽然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入主上京，但他并未得到家族内的承认，不仅太宗子孙对其入承大统进行强烈的抵制，就连太宗三弟耶律李胡诸子也不肯对新君表示臣服。被穆宗囚禁的耶律李胡之子耶律喜隐在得悉穆宗遇弑、景宗继立后，竟自去枷锁，以示对新君的蔑视；而流徙边陲的耶律庵撒哥、耶律敌烈、耶律宛等或逃亡沙陀，积蓄实力，或伺机待变，以求一逞。这些权欲勃勃的骨肉同胞已对景宗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察割的阴魂一直笼罩着上京的宫殿。而辽保宁二年（970年）所发生的盘道湾事件就是一个信号。外出巡视途经盘道湾的景宗皇帝、皇后突然遭到穆宗的小舅子萧海只的暗算，国丈萧思温在组织反击时遇害身亡，辽景宗夫妇就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棍，从此他们只能格外小心，处处提防，朝乾夕惕，以期防患于未然。

用人唯亲，是景宗施政中一个最突出的弊端。从小失去双亲的景宗，把情感看得很重。凡是在他即位之前曾经有恩于他的人、照顾过他的人，不管是藩邸旧人，还是拥立诸

臣、父系或母系亲属，他都格外关照，或加官晋爵，或委以肥缺。景宗即位不久，晋封他的三个叔叔（世宗同父异母之弟）为王，封耶律隆光为平王，兼任政事令及东京留守；封耶律道隐为蜀王，兼任上京留守；封耶律稍为吴王。对于姨母、祿母则赐以封诰，使之成为地位高贵的诰命夫人，此外还任命她们的子侄担任官职。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然而亲人未必是贤人。上述得到景宗重用的人实际良莠不齐，其中有为官清廉、精通韬略的耶律贤适；有造福百姓、屡荐贤能的耶律隆先；有为政一方保一方平安的耶律道隐；但也不乏贪贿不法之辈，诸如女里、高勋、景宗的姨母及祿母等，公然“纳贿请谒”，以致“门若贾区”。尽管皇后对以上诸人的不法行径了如指掌，但她还是要引而不发，毕竟是皇帝亲朋故旧，只能找适当的机会予以解决，操之过急，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 3 被风疾折磨的景宗

景宗耶律贤的身体比皇后萧绰想象的还要差，虽然正值英年，却因风疾发作而头晕目眩。按照中医的观点，高血压、脑溢血、脑血栓、脑血管病变以及脑部肿物均称为风疾。三国时期曹操所患的风疾是脑部长肿物，唐高宗李治的风疾属于高血压，安史之乱时镇守潼关的哥舒翰所患的风疾则是脑血栓（或脑溢血）所引起的半身不遂。辽景宗的风疾很有可能同唐高宗李治属于一类。

景宗血压不正常同他精神长期紧张有直接关系。从现代医学角度看，长期精神紧张会导致舒张压上升（俗称低压高），这正是景宗患风疾的主要原因。兼之其即位后日理万

机的压力使他的病情进一步加剧，他经常因头晕目眩而不能临朝听政。因而在景宗即位不久，萧皇后就协助丈夫处理国政。

从名份上讲，皇后的职责是统率六宫，但其对于政局的影响，可大可小，或直接或间接。对刚刚摆脱部落联盟的辽帝国来说，母权制的残余还相当明显，因而契丹皇后在政治舞台所起的作用远比汉族要大得多。契丹皇后既可以协助皇帝处理军机要务，又可以在皇帝去世后享有摄政大权、凌驾于新君之上。虽说契丹的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都为皇后干政提供了种种便利，但也不是所有的皇后都能把握住机遇，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从辽太祖到辽穆宗四位皇帝所立的五位皇后中，能左右政局的，恐怕也只有辽太祖的皇后述律平一人。如今萧绰已经成为继曾外祖母之后又一位佐夫治理天下的皇后。

#### 4 帝后联合执政

协助皇帝处理朝政，是皇后责无旁贷的义务。萧绰不仅要充当景宗的智囊，为其出谋划策，以便能使景宗看到隐藏着的种种危机，做到用人唯贤，还要在皇帝的龙体欠佳时批复本章，对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处理。

熟读经史的萧皇后很清楚，历朝历代对于后妃预政都是持否定的态度，称之为“牝鸡司晨”。在中国这样一个绝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是不允许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吕后曾佐汉高祖刘邦而定天下，然而当刘邦削平异姓诸王后便与朝中大臣相约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此约显然是针对吕后而定的。刘邦在世时曾封子侄十一人为王，当刘邦之子汉惠帝死后，临朝称制的吕后在封内侄吕台、吕产、吕禄和侄孙吕通四人为王时，遭到汉室大臣的强烈抵制。以至实际执掌朝政长达十五年的吕后（惠帝七年，太后称制八年），在临终前谆谆告诫吕产、吕禄等：“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宫卫，慎毋发丧，毋为人制。”吕后所担心的一幕，在她身后最终还是未能避免。

至于并非开国皇后的武则天，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还比不上毁誉参半的吕后。武则天因唐高宗患风疾，代夫执政近 20 年，而她在高宗去世后自立为帝，以武周代替李唐的做法却不为世人所容，致使这位当了 20 年女皇的武则天，面对子孙所发动的政变，只得“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太后”，还是要回到李唐来做先妣。历史的回顾，使得萧皇后的头脑更加清醒。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为女性所提供的预政天地是如此的狭窄，只有当男性统治者重病缠身、突然去世且嗣君尚幼的情况下，女子才有可能以皇后或太后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即使临朝称制，她本人依旧是皇权的附庸，皇帝的宝座永远是夫家的。作为女主，她必须对娘家的兄弟侄子进行裁抑，避免外戚弄权。

维护耶律家族的统治是萧皇后预政的出发点与归宿。对萧绰来说，抑制娘家的势力并不困难，其父萧思温知书达理并非权欲勃勃之辈，萧思温的过继儿子萧继先也是一个颇能自律之人。更何况，契丹的政治体制已经为后族预政保留了一块不小的世袭领地，足够安置国丈、国舅。因而对萧绰来

说，关键是当好皇帝的参谋与代理。

自从景宗谕令史官对皇后亦称“朕暨予”之后，皇后所享受的地位同皇帝一样，这就意味着皇后已经担负起日理万机的重任。身体愈发虚弱的景宗急需以帝后联合执政的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让皇后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 5 审理女里一案

辽保宁十年（978年）四月，北院枢密使（相当兵部负责人）耶律贤适向皇帝皇后告发女里私藏武器，图谋不轨。

在搜查女里府邸时，不仅发现甲仗五百副，还抄出盘道弯匪首给女里的回信。其中有的写道收到甲仗百副，有的写道送去银两千两、山货若干等。

景宗待女里不薄，多年来对女里的循私枉法、卖官鬻爵等不法行径，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承想，女里为了攫取财富，竟然同匪人勾结，走私武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实在是辜负了浩荡的皇恩。

女里的谋逆行径，令景宗怒不可遏，皇帝再次病倒，审理女里一案，自然落到皇后的肩上。女里同杀害萧思温的盘道弯匪首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同穆宗的两个小舅子萧海只兄弟又有什么联系？盘道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到底都有哪些人？萧绰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从女里家搜出的信件，反复琢磨那些闪烁其词的话语，以期对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梳理。

保宁二年（970年）二月，景宗夫妇出巡，途经盘道湾，突遇该地歹徒袭击，萧思温遇害身亡。从抓获的匪徒中查出幕后指挥系穆宗皇后的弟弟萧海只、萧海里。从上述搜

出的信件中不难看出，八年前那场阴谋的谋划者，除了国舅萧海只兄弟外，还另有一只黑手，其刺杀目标是国丈萧思温。

女里、高勋同萧思温都是景宗的拥立者，虽然他们也都受到破格重用，但他们的权力、地位自然无法同当上国丈的萧思温相比，难道这就是他们对国丈进行暗算的原因？国丈在己巳年十一月封王，而高勋在该年十二月就派人前往盘道弯寻找毒药，这两件事之间难道就不存在什么瓜葛？高勋同盘道弯匪首的来往究竟是不是通过女里？女里、高勋同国舅萧海只兄弟在盘道弯事件上是合谋还是不谋而合？在盘道弯事件中女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对女里一案的审理已经陷入僵局，既无法排除女里同萧海只兄弟结盟的可能，又拿不出他们结盟的确凿证据，更何况萧氏兄弟已被处死多年，是死无对证。皇后是一位立足现实的政治家，她不能把这个案子无限期地拖下去，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了结此案。

实际上，仅凭谋杀国丈就足以处女里于极刑，然而女里毕竟不同于高勋，他是藩邸旧人，曾同处境险恶的景宗风雨同舟 19 年，皇后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情感。退一步说，女里如果真有弑君之念，在担任行宫警卫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总可以找到下手的机会。因而对女里的量刑是参照谋杀，而不是比附谋逆。当皇后把处女里自尽、处高勋死刑的判决送景宗批复时，景宗便在判决上加了如下几个字：将高勋家产籍没，赐萧思温之嗣子萧继先。

## 6 景宗兵败满城

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